

優雅的刺

如果非得誠實地剖析自己，把內心切割成無數斷片，才能解脫這份焦灼的抑鬱，就讓我坦承吧。我是個無用的人，換言之，就是個廢物。

以下是我的自白，或者該說是辯解？不，還是稱作懺悔好了，美其名叫警世格言。我啊，唯獨作為反面教材頗有心得。不思進取，沉淪墮落的人們！小心別變成軟弱窩囊的傢伙，這裡有活生生的例子。

午夜剛過，人潮從車站湧出。我拖著乏力的步伐，混在末班車的人群中呆呆漫步。這時該回家吧？儘管明白，卻還想再痛快地喝上一杯，戶外冰冷的空氣幾乎把酒意吹散了。

又搞砸了。工作不順，鬱悶下只能喝酒。長年累積的惡習，搞得本就多病的身體更加虛弱，卻從沒認真考慮戒酒。酒精是好東西，能讓我更像個人，不開玩笑，我是認真的。

舉例來說，現在眼前有個看板，上面有太大的明星照片，雖然我不認得他，要我記住每個演員簡直要命。這不是重點，重點是如果我沒喝酒，所謂的「保持清醒」，就會異常認真嚴肅。為什麼要擺這個手勢？服裝配色的理由？在心理學上是否有某種涵義？會去思考這無解問題的人不是閒慌就是瘋了。

喝了酒，思考停滯，腦袋暈暈的很舒服。近日頭痛加劇，應該是用腦過度。不是自誇，我無時無刻都在想事情，但他人眼中倒像在發呆，顯得呆蠢。

走著走著到了家。有人說，我思考的時候像發愣，但真正放空時卻像名憂鬱青年，彷彿被心事壓得喘不過氣，其實可能正為晚餐吃水餃還是餛飩發愁呢。人與人之間，想要互相了解，似是癡人說夢。

踏進獨居的小套房，堆積如山的書本與眾多的酒瓶，幾乎沒有立足之地。儘管上個月才入置新的書架，轉瞬間多出來的書又積了滿地。

身為專業廢人，捨棄煩躁的交際，沉浸浩瀚的書海……其實只是逃避。別看我拿起筆鬼話連篇，一旦與人面對面，立刻變得口拙。說錯話、談吐對應不順心，到頭來總是在後悔。心煩就想喝酒，結果倒練就調酒的好本事。

人前畏畏縮縮，沉默寡言，只在獨處時碎碎念，抱怨這抱怨那，都二十五歲了還是老樣子，三十之後甚至無法想像。小時候總以為隨著時間過去，我也能成爲了不起的人物。哈！

盯著從家搬來的筆電，稿件進度遲緩，徹夜趕工的垃圾被罵也是當然，沒被解雇就謝天謝地。說到底，連這份工作都是靠家人的關係才得來的。

我總覺得家裡經濟富裕是種羞恥，依賴他人的幸福是罪孽。那些被斥爲富二代、靠爸族的人，也會因自身的無能而慚愧萬分嗎？其實，這樣的我還曾被視爲天才呢。

活著就該奮鬥！向上爬，不畏艱難，哪怕在泥潭中打滾也要活下去。雖然想成爲意志堅強的男人，卻軟弱得無藥可救。總想逃避，無法與人爭辯，害怕他人批評，被瞧不起也是自作自受。

對，我是個軟弱的，奉優雅為人生準則的怪人。優雅！所謂的附庸風雅，其實都沒什麼用吧。早晨來杯現沖大吉嶺，看著茶葉在壺中輕盈舞動，品嘗淡淡的清香。無益的浪費。

我自稱是名音樂家、藝術家、小說家、調酒師、作曲家、哲學家，乍看多才多藝，但仔細想來全無實際價值與利益。也就是說，在世人眼中不過是個沒有貢獻，浪費社會資源的害蟲。

如果稍微公正客觀點，我是雜誌的專欄作家，每個月負責十幾頁的稿件。同時也在小酒吧彈琴兼服務生，勉勉強強不負債。一旦斷絕雙親的金援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說起我的本質，大概是從小培養的優雅品味吧。對生活的講究、浪漫感傷的情懷、滿溢情調的興趣，座右銘是「享受人生」。真有本事倒還好，除了身無用的優雅，不事生產又體弱多病，就像春天高歌的蟋蟀，等著在寒冬凍死。大快人心！

悲慘的末路，無藥可救的自溺。該怎麼做，我不懂。不，其實我懂，只是辦不到。惰性真可怕，即使持續萎靡的生活，短時間也不會遭遇生存的艱困，簡直像在鍋中逐漸被煮熟的青蛙。死於安樂，這話說得不錯。

或許說來很可笑，我曾渴望變得不幸。

何等狂妄，他人只會搖頭嘆息吧。但我確實因幸福而痛苦。家庭平穩安康，人生一帆風順。聽來很美滿吧？但對我，一個渴望成為作家的人而言，卻是莫大不幸。

所謂的藝術家，難道不正是因為不幸與悲傷，才創作出傳世之作嗎？哪怕是甜美幸福的故事，也是苦難後淬煉出的人生體悟。太過痛苦，只能微笑。自己之所以只是個半調子，大概是悠閒所致。

沒有大風大浪的經歷，也無法沉溺不存在的悲傷回憶。時而無奈淺笑，卻只是滑稽的仿倣。父親總要我受苦，接受磨練、體驗挫折。但具體該做什麼只有茫然。盡是失敗。還不夠痛苦。我仍然是個幸福的討厭鬼。

要是此話被清高之徒聽見，想必會被批評不惜福。靠關係寫寫專欄，就自以為是作家，可笑至極。要是更痛苦、絕望一點，或許能寫得更好吧。我是個無能之輩，就算傾注靈魂寫作，依舊是無人喜愛的自憐。

從地上抓起阿貝就往嘴裡倒。明明剛從酒吧回來，真是十足的醉漢。獨特的泥煤海鹽味，彷彿置身波濤洶湧的陡峭海岸。提到威士忌，我偏愛艾雷島，尤其是重口味的阿貝，格外令我迷戀。

來自遙遠島嶼的孤高之酒，威士忌中的異類。

望向拼一半的玫瑰園拼圖。我很喜歡拼圖。拾起每個碎片，鑲入只屬於它的位置。每一塊、每一塊，都有自己的歸宿。對我而言，也有那樣的地方嗎？

「嗯，或許真的有孤獨的拼圖吧。」

乾了威士忌，撲倒在床。為生存耗盡精力的人，哪來閒暇展望未來？談何理想？哪怕像我這般虛擲光陰，明日也依舊迷霧繚繞。

作了夢，糾纏我已久的夢。存在的不安，生命的恍惚，或許都源於此。講得好像很了不起似的。爲了撫平焦躁，試圖融入人群，卻更感憂鬱。不想喝酒而作的努力，反倒讓自己喝得更兇。

長長的，彷彿會永遠延伸下去般，由黑白磁磚拼成的長廊。夢裡年幼的我被陌生女子牽著走。其實我看不清她的臉，只能憑手指的柔軟猜測。我低頭數著磁磚，黑、白、黑、白，一步，又一步……

眼前是扇巨大的鐵門。門後異常寬廣，聚集眾多黑衣人，莫名陰寒恐怖。嘈雜，非常吵，讓人煩躁。胸中騷動不安，不知什麼時候手也被放開了。

目光定在「那個」上面。一開始還無法清楚辨識，感覺像對面牆上的裝飾，遠看像排圓點。凝神細望，口中漏出驚呼，雙腳癱軟。恐慌急速膨脹。

那是我的父母。被以某種手段硬塞進牆壁，只露出頭在外面，臉上被畫成滑稽的小丑。突然，我明白嘈雜聲的內容了。那是笑聲，無情、殘虐的譏笑。

混亂下，驚覺自己也在其中。並非年幼的自己，那是名頹廢落魄的青年。眼神呆滯，軟塌，悽慘憔悴。

這是審判，是斷罪，是對我的制裁。而我究竟犯了什麼錯？安穩的日常隨時會崩潰，而我將被訕笑的人們施以罰責。是因爲軟弱嗎？無法鬥爭也是種罪嗎？大概是吧，而我肯定是重刑犯。

母親流著淚，嘴巴開合似想說些什麼，聽不見，不忍卒睹而閉上眼。腳下裂開大縫，手腳無力揮舞著墜入水中。窒息的絕望侵襲全身，血液凝固了，仿若化爲石膏塑像。這樣下去，落到底會摔成碎片吧。莫名浮現無謂的想像。

睜開眼，清晨微光透入房內，渾身冷汗。對失去與毀滅的恐懼。明知被虛幻的夢糾纏很愚蠢仍深陷其中。終有一天，我會被自己送上斷頭臺吧。罪狀：優雅的廢物。

我是個異類。一根扎在腳底，不拔除就不痛快，渾身不舒服的刺。扎著不致命，卻像慢性的毒藥腐筋蝕骨。優雅是無益的毒，什麼增添修養與氣質全是廢話。在這苦幹實作，吃苦長大的家裡，我顯得格格不入。

無用的、令人煩躁的刺。背負期望誕生，盡心將我培育成優秀的企業人才，可惜卻是塊朽木。對這個家，不，對這個社會而言，藝術大概全是不切實際的東西，妄想爲此奉獻的自己又能有什麼價值。

坐到拼圖前轉移注意，宿醉的頭隱隱抽痛。摸著每片拼圖的邊緣，獨特的凹凸，像是在證明它的存在價值。歸宿。想起家人對我近乎失望的放縱，不禁悲從中來。

儘管如此，他們還是支持我的創作，只怨才能貧乏，始終難有作爲。這樣的我，還曾夢想寫出什麼驚世傑作呢。寫了又撕，撕了又寫，哀嘆、詛咒、祈求，最後又開始喝酒。

我由慾望構成，卻總自稱禁慾。度過堪稱無聊的人生，交遊狹隘，生活規律，除卻酗酒應該是優良公民了。這般灰色的人生，說給人聽也會睡著的。

我迷戀女人，並非渴望肉體的歡愉，只是想得到心靈的慰藉與支持，卻始終尋而未得。但這不代表我是個悲哀的單身漢，說來有些慚愧，自己似乎還能得到一些女孩的關愛，儘管對她們的眼光之差不禁嘆息。

拼圖已完成大半，多刺豔紅的薔薇，美麗而危險。我的話恐怕是仙人掌吧。臃腫不討喜，還有著扎人的刺。爲什麼不是刺蝟？那就太可愛了。活著，忍受寂寥，我憎恨一切被稱爲美，被視爲優雅的事物。

「寂寞啊寂寞。」

「花花公子說這什麼話。」

「但就是寂寞，沒辦法啊。上酒。」單手托腮，空著的手慵懶地敲著吧檯。

「還上酒哩，你當這是哪啊？上次那杯如何？」準備器具時不忘抱怨幾句的仁兄，就是我僅有的多年損友，嚴格說來也是目前的雇主。

「就那杯吧。」

看人調酒是種享受。從量酒、倒酒的姿勢，到搖盪的手法、收尾的裝飾，都是藝術。自調自飲永遠無緣體會。雖自稱孤狼，結果還是不得不接近人，或許還會因爲寂寞而死呢。

「上次帶來店裡的女孩呢？」語帶揶揄，邊將完美調和的酒液注入可林杯，鋪好杯墊置於其上，插上吸管推向我。

「被甩了。不，該說是我甩了她吧……我配不上。再幫我調杯琴蕾。」口中甜而不膩的酒液柔滑擴散，微醺的暖意，輕柔舒暢。

「你這不痛不癢的說法會引起單身男女的公憤喔。」

「我可是失戀了。」

「但你根本不愛她不是嗎？」

沉默。無話可說。所以才寂寞吧。填不滿的空洞，越渴求卻越飢渴，像試圖在沙漠中掘出水源般徒勞。太過恐懼失去，不敢去擁有。戀愛中的男女總是不安的嗎？愛來愛去這種事，於我，總是無法理解。

刻意顯得孤獨般，渴望他人接近自己，傾聽無處宣洩的苦悶，或許還能療癒疲倦的心。可惜哪來這麼好的事？況且要是真有人搭話，反而會感到被打擾，激起生理與心理的不快。既渴望有人瞭解、接納自己，卻又排斥他人的關懷，或許這就是我不幸的根源吧。哎呀，又開始感傷自憐了。

「你覺得像我這種傢伙，爲什麼會有人喜歡呢？因爲長相嗎？憂鬱的氣質？不，目的應該還是錢吧。膚淺的女人。」看吧，一旦顯露醉意，就開始胡言亂語了，完全是個糟糕的醉漢。

「你把事情看得太負面了，放輕鬆點。」

「我也想啊！但就是辦不到，沒救啦！」

「唉。除了整天賴在我這，你就不會幹點正常的事嗎？」

「好歹我也在工作啊，工作……」

這倒不假，確實把電腦與稿件帶來了，只是遲遲沒有動工。該怎麼說，儘管

幹勁滿滿，一旦喝了酒就什麼也不顧，不喝又抱怨苦無靈感。

喝了口琴蕾，這種老派的調酒真沒什麼人會點。嗯，果真絕讚！酒，或許真能讓人格外誠實。但我想我這個人啊，只有寫作時才是自己。喝酒的時候嘛，反倒裝模作樣起來。

「鋼琴借我彈彈。」

「別老彈憂鬱的曲子，來段組曲吧！」正打算以蕭邦《升c小調夜曲》開頭的前一刻，店長下了指示。我絕對沒有刻意選憂鬱的曲風，真的喔。

「我說過很多次，那只是騙騙外行的東西。」

「客人喜歡不就好了？就當大家甘願被騙吧。」

儘管帶點無奈，還是遵照店長之命，彈起隨興拼湊的曲子。組合幾首流行歌，搭配左手和弦的變換，就能不間斷地彈上大半天。店內響徹流水般的琴聲，客人也隨之降低音量。

沒有艱困的技巧，相較費上大半天心力也難以完美詮釋的古典樂，簡直是雜耍般的兒戲，卻因平易近人而飽受喜愛。而我嘴上抱怨歸抱怨，其實頗得心易手，稍不注意就自我陶醉起來了。

「想聽什麼歌呢？」含著笑，自在彈著諸如「月亮代表我的心」和「新不了情」的老歌。極其隨便的演奏，完全的即興，像小丑似的。

「明明彈得這麼好，去當鋼琴家教不好嗎？」

「我只為興趣而彈。」

「窮途潦倒的藝術家都這麼說的。Let it be。」

「收到。然後再來杯艾雷島威士忌加冰，品牌隨你。」

毫無停頓地銜接曲子，彈起披頭四的名歌。要是我也能「隨它去」，就不會為他人眼中不值一提的事苦惱了吧。進入副歌，指尖加重力道，逐漸變得激昂。忘我的演奏，是屬於我的短暫幸福，只要沉浸其中就好。

為了迎合他人，費盡煎熬、如坐針氈。為何活著，該怎麼活下去？努力奮鬥吧！但我辦得到嗎？渴望活著的人，不擇手段也會掙扎求生，那是燦爛的生命樂章。那我呢？

奏完一曲，意外響起溫暖的掌聲。友人微笑地遞上威士忌杯，海風的鹹味與蜂蜜般的香甜沁入胸中。要是能永遠彈下去，該有多好？

「那個，不好意思……」吧檯角落傳來慵懶的女聲，甜甜軟軟的，帶點青澀，聽起來年齡和我們差不多。她喝醉了嗎？

「我想點歌，可以嗎？」

「如果我會彈的話。」轉過身去，與對方四目相交。

或許是醉了，那臉顯得艷麗異常。摩卡棕的頭髮輕披肩上，左手托著一邊頭髮，目光有些迷濛的恍惚，面前是空馬丁尼杯。

「I've never been to me，會嗎？」漾著笑，眼神卻帶點寂寞。

「沒問題。」

重新面對鍵盤，裝模作樣地高抬雙手，一口氣落下。歷經滄桑的女人，向不

滿生活的年輕怨婦傾訴放浪的過去，一切榮華轉眼成空。爲了追求自由犧牲太多的女人，最終渴望的只是安穩的幸福。要說湊巧，這正好是我偏愛的曲子。

我曾到過樂園，但我從來不是我自己。

真正的我，是寫作時縱情的傢伙？拼圖時專心致志的青年？喝酒時胡言亂語的醉漢？又或是那滿懷自我厭惡，苦惱徬徨的自己？意識逐漸恍惚，唯有手指不斷重複副歌甜美清亮的旋律。

「再一杯，要甜一點喔。」女子甜笑著。

「我也是，嗯，瑪格莉特好了。」

「你們也稍微節制點吧。這可是最後一杯了。」友人滿臉無奈看著各點十杯酒的兩位客人。

「你很常來這家店嗎？」

「算是吧。我和店長是老朋友了。」

「然後在吧檯光明正大的搭訕，不是才剛抱怨失戀嗎？」

「我只是單純想找人聊聊。」

「這話出自總說喜歡孤獨的你毫無說服力。」

聽著我們的鬥嘴，她輕聲笑了，饒有趣味地看著。雙頰通紅，莫名飄散誘惑的女性氣息。大口飲下酸鹹的調酒。我也喝多了啊……

「乾杯。」兩個酒杯無力地碰撞，發出一聲微弱的悲鳴。

「要送妳去車站嗎？」

「怎麼送？醉成這樣。這個時間也沒公車了。」

「我可沒醉喔。至於方法，可以替妳叫車，也能就這樣散步去車站，順便醒醒酒。」

「你都這樣邀女人嗎？」

「妳說呢？」醉意讓言談放縱，清醒時是絕無法這樣說話的，面對異性時也會手足無措。

「走點路也不錯吧。」語音未完，她已向前走了幾步，以左腳爲軸心流暢地轉身，頭髮輕柔飄動。

靜靜的，沒有對話，卻不因沉默而難受。兩人漸漸並肩，微妙的距離感，若即若離，卻朝著相同的方向，緩緩走著。

「你鋼琴彈得真好聽。」

「只能拿來騙外行而已。」

「那我被你騙了？」

「嗯。我這個人，最擅長裝成好人了。」

「你不是好人嗎？」

「壞得徹底啦。不信嗎？」

「完全不像。你看起來……我不會說，反正不是壞人。」

「發生了什麼嗎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明明不會喝還硬撐，很傷身的。店長也注意到了喔，都調些容量大、低濃度的酒。」

「看不出來，你還會在意這種小細節。」她眨眨眼。

「真要說的話，是因為妳点的歌吧。還有妳的表情。」

「你果然是個專騙女人的花花公子。」

「我倒想做個誠實的人啊。」

走進車站大廳，漠然看著時刻表上紅色電子字寫著「誤點35分」。今夜的我彷彿仍徬徨在夢裡。眾人的訕笑，處刑台上的我，鄙視的目光……

「嗯……這樣回家都不知道幾點了。」

「妳住在哪呢？」

她告訴了我，通車四十分鐘左右，考慮到誤點日期都更換了吧。一個意念浮現，我卻任由它從思想的流水中溜走。

「妳喜歡那首歌嗎？」

「嗯。感覺，和我現在的心情很像。」

「失戀了？」

「爲什麼這麼猜？」

「直覺。」對於我的瞬答，她回以至今最美麗的笑容。

「對，我被甩了，卻怎麼無法釋懷。明知道可能真的不適合，心還是好痛、好痛。在家哭了好久，最後爲了打起精神去了朋友推薦的店。唉，跟你說這些作什麼呢？」

她眼眶逐漸溼潤，我只是愣著。該怎麼做？安慰她嗎？不，溫柔是上等人的專利，我這種人談什麼柔情？不過是噁心罷了。

「我啊，曾經和一個女生交往過。」

「怎麼突然搬出舊情人。」她似哭非笑地揉著眼。

「當作我自言自語吧。男女間的交往，我完全不懂。不敢讓人接近內心，害怕失去，怕得受不了。」

「那你就單身一輩子吧。」

「哈哈，那可能也不錯。我和她交往，只是因爲她說，她需要我。我就被感動了，怎也想不透，這麼沒用的人也會有人喜歡。」

「你也太負面了。」

「天生如此，沒藥醫啦。」

「不寂寞嗎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或許吧。」

或許每個人生下來都是孤獨的，都在爲填補那份空缺苦惱。但只要不期盼幸福，就不會絕望，不是嗎？只要能巧妙欺騙自己的心，就能解脫了吧。

「你覺得自己幸福嗎？」

儘管語調自然，還是因察覺到了什麼而轉過頭。她微微低著頭，眼睛被柔順

髮絲掩蓋，隱約感覺她在顫抖。一直在強裝開朗吧。明明相識不過幾個小時，卻有莫名的熟悉感。

「我連自己爲什麼活著都不知道，更別說幸不幸福了。」

「你不覺得說話很拗口嗎？像個作家一樣。」

「我真的是作家喔。」

「騙人。」

「我說真的。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。」是啊，連本小說也沒出版過，真的沒啥大不了的，還如此大言不慚。

「我常覺得，自己像根優雅的刺。」

「刺還有什麼優不優雅的嗎？」她歪著頭。

「嗯。妳想啊，走在路上，突然發現鞋裡有根刺，會很煩躁吧。我就是那根讓人鬱悶的刺，無論是對我家，還是對這個社會。」

「那和優雅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因爲我除此之外沒有特點了。」

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能面不改色說自己優雅的人。」呆然。

「因爲優雅這玩意兒，沒有意義啊。」這話，像在徹底否定自己。完美的自虐，痛心的嘲諷。

「沒有意義……嗎？」

「嗯。藝術啊，本來就是閒得發慌的人，無聊下的妄想。只是殘渣而已。」

「但你卻是個藝術家？」

「很可笑吧？不過煩惱這些無所謂的事，也算我的專長了。相較起來，戀愛什麼的，就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「或許吧。」

「想成爲作家的人，本質上都是孤獨的吧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沒錯，而且還很脆弱，沒有他人的讚美就活不下去。真正堅強的人啊，就算不依賴文字也能好好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大概那才是正確的吧。」

轉過頭去，發現她一直盯著我的臉，似乎在探尋著什麼。無法承受那視線的我，再次望向空蕩的鐵軌。

「我很喜歡拼圖。每個人都像是拼圖的碎片，按照獨特的輪廓放入正確的位置。但我也常在想，孤獨的拼圖是否存在呢？如果沒有適合自己的地方，是不是就毫無意義呢？」

「我錯了，你不只像作家，都變成哲學家了。你都和女生聊這些嗎？」

「不。我只對妳說過。」

四目相對。列車將進站的廣播響起，我們只是靜靜凝視彼此。突然發現，她的眼睛和我很像。有什麼被觸動了，才會說出這些話吧。是什麼呢？那首歌嗎？還是這熟悉的感覺。無來由的相信，她能理解我。

搭上電車，靠著車門旁的欄杆，車廂中只有寂靜緩緩擴散。她輕聲哼起 I've

never been to me 的旋律，我凝望那張側臉，思緒如潮。

「我覺得，人生的意義，怎樣都好。」突然，她開口了。

「那種問題，怎麼煩惱也不會有結果。而且，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人生，不需要任何人來給它價值，也不用把別人的話放在心上。而且對我來說，果然，戀愛問題還是比較重要。」淘氣地輕吐舌頭，微微一笑。

列車靠站，她站直身體，似有些依依不捨，又或這只是自戀的錯覺。伸手可及的距離，方才被捨棄的意念再度成形，牽引我的手。就在即將碰到那纖柔手指的前一刻，卻像被什麼扎到般縮回了。

「下次見。我在店裡等妳」取而代之嘴巴動了起來，道別。

「嗯。掰掰。」

車門漸漸關上。一瞬間，寂寞的浪潮將我淹沒。閉上眼，無數面孔湧現，初次交往的女孩、雙親無奈的神情、一派輕鬆地調著酒的友人，還有好多好多，簡直像人生的走馬燈似的。

車廂搖晃，彷彿在汪洋裡飄流。我握緊手，微弱的痛感。鬆開手掌一看，細小的木屑扎著肉。輕輕的、溫柔的，將它拔出。這根刺在冷光下顯得可愛。我笑了，即使旁人眼中可能像個瘋子，還是無法抑制笑意。

笑吧，笑吧，嘲笑廢物般的自己。還自以為是個優雅的藝術家呢。說什麼喜歡孤獨？別人稍微溫柔點又自作多情了。肯定到了明天，我的存在對她而言就無所謂了吧。傷心之夜偶遇的醉漢？

該怎麼變得幸福？我不明白。掙扎、苦惱，試圖以酒精麻痺大腦，清醒的部份卻始終嘲弄著難堪的自己。明明是個膽小鬼，只能靠勾搭女人慰藉不堪一擊的心靈，還妄想什麼快樂的結局？就算想替自己申訴，也不過是詭辯罷了，酒醒後的我毫無疑問還會重複同樣頹廢的日子吧。

繼續為生活煩心，帶著自棄的愁緒爛醉，然後期待哪天與對的人邂逅，再被畏縮的我甩開。空虛，無止盡的脫力感。笑聲漏出唇齒，車門反射出的臉龐正露出扭曲的難看表情。

真是的，這傢伙，連笑法都這麼窩囊。